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三七七回 觀書消遣頓悟詩詞 報病傳醫密詢底蘊

話說施公將阜寧縣申詳的那件公文，據詳推究。又將顏縣令夢中所看的詩句反覆推敲，終不能解。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見施安來請吃飯。施公便站起身來去用晚飯，一會兒用畢，淨面漱口，吃了兩口茶，就在書房內一面散步，一面又推敲那首詩的語意。左思右想，還是悟解不出。當時就在書架上順手抽了一本書，攜至書案上，就燈下觀看。見書籤上寫著本草六反第三函，原來是一本藥書。施公坐定，就翻開來從第一章看起，上面皆是說的某藥與某物相反，不能同用，某物又與某藥相仇，服下立斃。施公看至第八頁第三行，只見上面寫著：荊芥不可與鯽魚同食，如誤食者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斃。施公看到此處，忽然觸悟那詩句，第一句：「紫荊花下碧欄邊」，因道：「這定是荊芥。」第二句：「正是江南春暮天。」想道：「此時卻是荊花大開。」第三句：「有酒一樽魚一尾」，又道：「難道他所食的魚，是鯽魚麼？何以大家同吃的，旁人偏不中毒，偏他一人中毒呢？」末句那：「陶然歸臥便神仙。」想道：「這是他吃醉之後去睡覺了，這便神仙三字，一定含著死字。」施公解悟一會，頗有領會，便欣然寫了一道飭知，飭令阜寧縣即日帶同楊懷仁原、被告人等來轅，候本部堂親提詳訊。將這飭知寫畢，命施安發了出去。自然星夜前往，可不必交代。一宿無話。次日，朱光祖、褚標、黃天霸便進來告辭，前往連環套打聽消息，及飭拿雙飛燕一案。施公答應，當又與褚標、朱光祖道了辛勞；吩咐黃天霸諸事小心。三人唯唯而退。且按下黃天霸等前往連環套不表。

再說阜寧縣雖然將楊大富這一案申詳上去，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駁，不免心下懸懸。又於無事之時即去推敲那四句詩，終想解悟出來，就代他將冤判別清楚，便可使他回家守節。因此日盼施公那裡來文，或親提面訊，或遵諭結案，就如此急上加急，已有了一個多月。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見到。顏縣令頗費躊躇。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，這日稟報上來，說：「楊吳氏近日嘔吐異常，不沾飲食，已是大病起來。」顏縣令一聞此言，即刻傳到官醫，代楊吳氏診治。官醫奉命，哪敢怠慢。也就即刻到了押所，先代吳氏將兩手脈細細按過，覺得吳氏六脈平和，並無大病。唯細按左關，脈起如珠，卻是一派喜脈；不時嘔吐，此乃胎氣上衝所致。官醫看畢，因暗地問看管押所家丁，此是何案？那家丁即將原委告訴了一遍。那官醫道：「煩你回明縣太爺，就說在下已經代這犯婦看過，無須服藥，細按該婦，六脈皆是和平；惟左關脈起如珠，卻是一派喜脈。照此脈象看來，受孕不過一個多月。胎氣上衝，以致不時嘔吐，毫無妨礙的。」說罷，官醫告別而去。那家丁聽說此言，不敢隱瞞，即刻進了衙門，據情在顏縣令前陳說一遍。顏縣令不聽此言猶可，一聽此言，心下好生驚訝，登時神沮色變，歎道：「此事本縣見理不明，還說楊吳氏是個節婦，哪裡知道他已懷孕在身；據此說來，這楊懷仁告他謀害親夫，是未必無因了！」

說罷，長歎不已。那家丁在旁說道：「老爺不必因此一言，就委屈賢婦。且據醫生所云，細按此脈，受孕不過一月有餘。在小人愚見，揣度吳氏之夫，也不過死了一個多月，難保非受孕之日，即該夫回家之時。老爺明鑒，可再參酌一番，果以家人中之言為然，則該婦既有身孕，亦足為該婦可喜。況據那醫生所說：『左關脈起如珠。』家人之意左為男，右為女，說不定還是男喜。苟能如此，將來也可為死者留存一脈，且可堅該婦守節之心。若疑惑到不實不盡上去，在家人看來，未免冤屈該婦了。家人還有一個主見，可以立見分曉，但不知老爺意下如何？」顏縣令道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不妨說出來，好待讓我斟酌。」那家人道：「此事必須請太太將該婦之姑傳進去一問，便知虛實了。」顏縣令聞言，已明白此話，因道：「爾之主意甚好，我即進去與太太說明。爾便出去將該婦之姑傳來，以便太太問個明白。」那家人答應出去。顏縣令也就即刻回進上房，將這番話與太太說明。顏太太亦頗樂從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吳氏之姑王氏已傳進來，見了顏太太先磕了頭，站在一旁。顏太太便命他坐下。王氏道：「民婦蒙太太呼喚，有何吩咐？」顏太太道：「我喚你進來，沒有別事。只因你媳婦在押大病，嘔吐時作，不沾飲食。據看管家稟報上來，老爺即命醫生去診。據醫生診視，你媳婦脈象，說是並非有病，是喜脈，已有了一個多月的身孕。因此看管家人又據醫生的話稟報老爺。我家老爺在先看你媳婦，並非謀害你兒子的人，今聞他已有身孕，老爺便疑惑起來，說你兒子久不在家，何以你的媳婦就有孕呢？照此看來，顯係你媳婦是有外務，將你兒子害死了。現在老爺要照謀死親夫例，治你媳婦的罪。我因此與我老爺爭執，請老爺暫緩定罪，等我將你傳進來問個明白，究竟你媳婦平時為人如何，是否端正賢孝？你與她為婆媳，自然是知道的。你必須從實說來，告知於我！」王氏聽罷，忙即說道：「太太的明鑒。若論這個媳婦，平時那種孝順，民婦是更不必說了。不知道何以冤禍臨門，兒子才回來第二日，就中毒身死。所以民婦等也是半疑半信。若論醫生說，我媳婦已有身孕這件事，這句話確有些憑據。不瞞太太說，我那媳婦的天癸，兒子回來前三日，才算乾淨的。依此看來，就是我兒子回來之日，這一夜我媳婦受孕的。還求太太在老爺面前將此話說明，求老爺開恩。但請老爺將兒子的冤枉判明，留著我媳婦不要治罪。一來隨後讓我媳婦回家，我老兩個人有人侍奉，二來媳婦現在既已有了身孕，將來生男生女，生一個出來，兒子雖死，還有這一條根。如果是個男的，那不必說，自然撫養成人，靠他傳宗接代；若是女的，也是我兒子的一點骨血。所以民婦總求老爺公斷，俾兒、媳兩無冤枉才好。」顏太太聽了這番話，又誇贊王氏一番，又歎惜吳氏一回。因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將你這話告訴老爺便了。」王氏又磕了個頭謝過，又復說道：「民婦還有一事，要求太太開恩。媳婦現在押所，既這樣嘔吐不止，不思飲食，民婦卻是放心不下。想求太太恩典，向老爺說知，准民婦到押所一看。」不知情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